

王国维

一个人的 书房



(清) 王国维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前 言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字静安、晚号观堂、谥忠愍。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他一生治学严谨，贯通中西，在哲学、史学、文学、美学、考古、教育、戏曲等方面造诣深厚，同时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学术遗产。

作为一名学者，在王国维的学术道路上，他视学术如生命，平生只爱钻研学问，无心取悦上流社会，不慕浮华，不贪享乐，以普通人的心态看待自己的学术成就，更不以泰斗的身份对他人颐指气使。他平日里深居简出，与书籍为伴，以粗茶淡饭为乐，虽不善社交，但与缪荃荪、罗振玉、沈曾植等同时代的学术界人士交往甚密，此外还与日本、法国等国外相关

学术人士进行学术交流。可以说，做学问是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他以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具有独特的地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审视王国维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是近代中国最后一位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的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融入中国的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使之诞生出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他是中国古典美学和古代文学的集大成者，若没有深厚的底蕴，何谈中西美学、文学的碰撞与融合？他的美学和文学思想，自然就开创了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又以桥梁的方式横跨在古代和现代之间，对古代美学和文学起到过度的作用。他这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思想行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出现第二人。

王国维一生著作等身，思想深邃，无数文人学者为之仰止。作为后人，我们编辑《王国维：一个人的书房》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先生对中国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为了启迪读者，让读者通过文字走进王国维的心灵世界，与大师做时空对话，从而提升个人的修养与自身素质。在编辑过程中，分述、讲、品、写、作、抒六大部分，对遴选出的作品进行分类，比如“抒”中，记录王国维所写的诗词，这些诗词虽然短小，但字字如玕珠、句句赛环佩，读之沁人心脾、回味无穷，有绕梁三日之余韵。通过这些诗词，我们不难看出，大师严谨治学的同时，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及细腻的人文情怀。当然，为了尊重这位殿堂级的人物，我们保留了先生生前文章的原貌，比如文章中“[]”，“（）”等符号，以及那个时代所用的文字（文字规范后，现在看来有些字是错别字）和名称。相信您，也会这样对大师保留一份尊重吧，因为他的思想是一道光芒，照亮了每一位真挚而充满爱的心灵！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编 述：诸子学说 / 001

老子之学说 / 002

孔子之学说 / 007

墨子之学说 / 044

列子之学说 / 056

孟子之学说 / 069

荀子之学说 / 073

周秦诸子之名学 / 078

第二编 讲：西方哲学家传 / 085

希腊圣人苏格拉底传 / 086

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传 / 095

希腊大哲学家雅里大德勒传 / 098

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 / 102

德国哲学大家叔本华传 / 104

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传 / 107

第三编 品：风骨文章 / 111

屈子文学之精神 / 112

人间词话（定稿六十四则） / 115

《人间词话》（删稿四十九则） / 122

《人间词话》（附录二十九则） / 128

《人间词话》（拾遗十三则） / 133

宋元戏曲考（节选） / 136

《红楼梦》评论 / 152

第四编 写：吾心感言 / 171

教育小言十二则 / 172

教育小言十则 / 176

教育小言十三则 / 179

教育小言十则 / 182

文学小言 / 185

谈艺小言 / 189

读书小言 / 193

第五编 作：序与跋 / 203

自序一 / 204

自序二 / 206

《中国名画集》序 / 207
《待时轩仿古鈐印谱》序 / 209
周之琦鹤塔铭手迹跋 / 209
沈乙庵先生绝笔楹联跋 / 210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 210
郭春榆宫保七十寿序 / 212
《国学丛刊》序 / 214
《殷虚书契考释》序 / 217
《金文编》序 / 218
《流沙坠简》序 / 219
译本《琵琶记》序 / 226
《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 227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 / 229
宋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 / 230
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 / 231

第六编 抒：闲雅逸趣 / 237

汗德像赞 / 238
叔本华像赞 / 238
题友人三十小像 / 239
咏史二十首 / 240

书古书中故纸 / 242
端居 / 243
游通州湖心亭 / 244
五月二十三夜出阊门驱车至觅渡桥 / 244
六月二十七日宿硤石 / 244
拼飞 / 245
来日二首 / 245
暮春 / 246
平生 / 246
点绛唇 / 246
蝶恋花 / 247
如梦令 / 247
临江仙 / 247
浣溪沙 / 248
采桑子 / 248
鹧鸪天 / 248
浣溪沙 / 249
满庭芳 / 249
玉楼春 / 249
浣溪沙 / 250
青玉案 / 250

减字花木兰 / 250

浣溪沙 / 251

蝶恋花 / 251

鹧鸪天 / 251

点绛唇 / 252

蝶恋花 / 252

少年游 / 252

浣溪沙 / 253

蝶恋花 / 253

蝶恋花 / 253

人月圆·梅 / 254

此君轩记 / 254

墨妙亭记 / 255

二田画顾记 / 256

传书堂记 / 257

库书楼记 / 259

第一编

述：诸子学说

老子之学说

第一章 传及著书

老子名儋，周之太史也，或云楚人。其出盖不可得而详云。江都汪氏中《老子考异》曰：

《史记·孔子世家》云：南宫敬叔与孔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老庄申韩列传》云：“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按，老子言行，今见于《曾子问》者凡四，是孔子之所从学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见星为嫌，止柩以听变，其谨于礼也如是；至其书，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下殇之葬，称引周召、史佚，共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书则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此乖违甚矣！故郑注谓古寿考者之称。黄东发《日钞》亦疑之，而皆无以辅其说。其疑一也。本传云：“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东，辛有入晋〔《左传》昭二十年〕，司马适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鲁〔《吕氏春秋·当染》篇〕。）王官之族或流播于四方。列国之产，惟晋悼尝仕于周，其他固无闻焉。况楚之于周，声教中阻，又非鲁郑之比。且古之典籍旧闻，惟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业，羁旅无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传又云：“老子，隐君子也。”身为王官，不可谓“隐”。其疑三也。今按《列子》《黄帝》《说符》二篇，凡三载列子与关尹子问答〔答问〕之语，而

列子与郑子阳同时，见于本书。《六国表》：“郑杀其相驷子阳”，在韩列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没，凡八十二年。关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则为关尹著书之老子，其年世亦从可知矣。《文子·精诚》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乐[歌]，异传而皆乐。”（按，燕，终春秋之世，不通盟会。）《精诚》篇称：燕自文侯之后，始与冠带之国。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没，凡百二十六年。老子以“燕”与秦楚魏并称，则老子已及见文公之始强矣。又，魏之建国，上距孔子之没，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之与三国齿，则老子已及见其侯矣。《列子·杨朱[黄帝]》篇载老子教杨朱事。《杨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然则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子云：‘端木叔者，子贡之世也。’又云：‘其死也，无瘞埋之资。’又云：‘禽滑厘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达人也，德过其祖矣！’”朱为老子之弟子，而及见子贡之孙之死，则朱所师之老子不得与孔子同时也。《说葬[苑]·政理》篇：“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梁之称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没，凡百十八年，杨朱已及见其王，则朱所师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由是言之，孔子所问礼者，聃也。其人为周守藏室之史，言与行，则《曾子问》所载者是也。周太史儋见《秦献奎本纪》，在献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没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为魏将，封于段干。《魏世家》：安厘王四年，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国策》：华阳（军）之战，魏不胜秦。明年，将使段干崇割地而讲。《六国表》：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击魏华阳军。（按，是时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二[一]十年。）则为儋之子无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者，儋也。其入秦见献公，即去周至关之事。本传云：“或曰，儋即老子”，其言黠矣。至孔子称老莱子，今见于太傅礼《卫将军文子》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其说，而所云“贫而乐”者与“隐君子”之文正合。老莱子之为楚人，又见《汉书·艺文志》，盖即“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按，此字衍）也。而老儋[聃]之为楚人，则又因老莱子而误。故本传：老子语孔子：“去子之骄色[气]与多欲，恣心[色]与淫志”，而《庄子·外物》篇则曰：老莱子谓孔子：“去汝躬矜与汝容

知。”《国策》载老莱子教孔子语，《孔丛子·抗志》篇以为老莱子语子思，而《说苑·敬慎》篇则以为常枞教老子。然则老莱子之称老子（也）旧矣。实则三人不相蒙也。若《庄子》载老聃之言，率原于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尤误后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其与汪氏之说相反对者，则有仪征阮氏（元）之说，谓老子本深于礼，以《曾子问》及《史记》“孔子问礼”观之，可知。其所以厌弃礼法者，则由暮年心理上之反动而然耳。此说虽属可通，然出于想象，不如汪氏之说之本于事实，为不可动也。

老子之书分上下二卷。自思想上观之，则此种思想，经列子、庄子，一用于韩非，而再行于汉初，故其书之为古书，无可疑也。自文字上观之：（一）以书中多叶韵，足证其为古书；（二）以其并称“仁义”，似属孟子以后之作。然据《大戴记》《左传》，则曾子、左邱明已说“仁义”，不自孟子始。老子之生年距曾子、左邱明不远，则其兼称“仁义”，固其所也。又，此书文体简短纯一，为后人所插入者甚少，其为战国初期之书，当无疑义也。

第二章 形而上学

孔子于《论语》二十篇中，无一语及于形而上学者，其所谓“天”不过用通俗之语。墨子之称“天志”，亦不过欲巩固道德政治之根柢耳，其“天”与“鬼”之说，未足精密谓之形而上学也。其说宇宙之根本为何物者，始于老子。其言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四章）

此于现在之宇宙外，进而求宇宙之根本，而谓之曰“道”。是乃孔墨二家之所无，而我中国真正之哲学，不可云不始于老子也。而试问此宇宙之根本之性质

如何？老子答之曰：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十六章）

以此观之，则老子之所（谓）“道”：惚也，恍也，虚也，静也，皆消极的性质，而不能以现在世界之积极的性质形容之。而恍惚虚静之道，非但宇宙万物之根本，又一切道德政治之根本也。曰：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一也。（第三十九章）

第三章 伦理政治论

宇宙万物无不相对者：天与地对，日与月对，寒与暑对，人与物对，皆相对的也。道者，宇宙万物之根本，无一物足与之相对者，故绝对的也。此老子所以称道为“一”者也。不独宇宙万物而已，人事亦然：有恶斯有善，有丑斯有美。故曰：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第三十八章）

又曰：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第二章）

又曰：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八章）

又曰：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何若？（第二十章）

故道德政治上之理想，在超绝自然界及人事界之相对，而反于道之绝对。故曰：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去义，民复孝慈。绝巧去利，盗贼无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十九章）

又曰：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第三章）

其论有道者之极致，曰：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儻儻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飏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第二十章）

若人人之道德达此境界，则天下大治。曰：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

此老子政治上之理想也。其道德政治上之理论，不问其是否〔非〕如何，甚为高尚。然及其论处世治国之术也，则又入于权诈，而往往与其根本主义相矛盾。其论处世术也，曰：

坚强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第七十六章）

其论治国也，曰：

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第三十六章）

又曰：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六十五章）

又曰：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第五十七章）

程伊川谓：“老子书，其言自不相入处，如冰炭。其初意欲谈道之极元妙处，后来却做人权诈上去。”可谓知言者矣。

（刊于1906年4月《教育世界》122号）

孔子之学说

叙论

伦理学者，就人之行为以研究道德之观念、道德之判断等之一学科也。为人间立标准、定价值，命令之、禁止之，以求意志之轨范，以知人间究竟之目的，即如何而可至最善之域是也。故此学乃研究道德之学理者，知的而非实践的也。知与实行有别，知学理者不必能实践之，不知学理者或能实践之。盖以学理为知，实践关于意志故也。伦理学与实践道德之殊别如此。然善云伦理学纯为知的，故不能实践，是语亦未免太过。何则？由纯正之智识，知完全之学理，则可为实行之指导，达所欲至之目的地，其裨益岂浅鲜哉？故学理与实践当相伴而不相离，实践之先不可不研究学理也。

泰西之伦理，皆出自科学，惟骛理论，不问实行之如何。泰东之伦理，则重修德之实行，不问理论之如何。此为实行的，彼为思辨的也。是由于东西地理及人种关系之异，又其道德思想之根本与道德的生活之状态亦异，故有此差别也。夫中国一切学问中，实以伦理学为最重，而其伦理学又倾向于实践，故理论之一面不免索莫。然吾人欲就东洋伦理根本之儒教，完全第一流之道德家孔子之说，于知识上研究之，亦非全不可能也。然儒家之伦理说以行为主，即最实践者，故欲以科学之方法研究之，自极困难。但欲为此种研究，不得不先述中国先秦之两大

思潮焉。

周末时之二大思潮，可分为南北二派。北派气局雄大，意志强健，不偏于理论而专为实行。南派反之，气象幽玄，理想高超，不涉于实践而专为思辨。是盖地理之影响使然也。今吾人欲求其例，则于楚人有老子，思辨之代表也；于鲁人有孔子，实践之代表也。孔子之思想，社会的也；老子之思想，非社会的也。老子离现实而论自然之大道，彼之“道”超于相对之域而绝对不变，虽存于客观，然无得而名之。老子以此“道”为宇宙一切万象之根本原理。故其思辨也，使一切之现象界皆为于相对的矛盾的之物而反转之。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或云“有”，或云“无”，或云“盈”，或云“虚”，或云“强”，或云“弱”：皆为相对之矛盾观念，常保消极以预想积极者也。故其伦理及政治思想专为消极主义，慕太古敦朴之政，而任人性之自然，以恬淡而无为为善。若自其厌世的立脚地观之，则由激于周季之时势，愤而作此激越非社会的之言者也。孔子则反之，综合尧舜三代先王之道而组织之，即欲依客观之礼以经纶社会也。至其根本原理则信天命，白天道绎之而得“仁”，即从“天人合一”观以立人间行为之规矩准绳。故孔子者北方雄健之意志家也，老子者南方幽玄之理想家也。

继彼幽玄之理想者为列子，列子之后有庄子。发挥此雄健之意志者有子思、孟子、荀子。要之，儒与道之二大分派，对立于先秦之时，而传其两大思潮于后世。此外尚有墨翟唱“兼爱”功利之说，似儒家；杨朱唱利己快乐说，似道家；鹖冠子为折衷派；韩非子为法家等。诸子百家之说，纵横如云，灿然如星，周末之文华极一时之炳耀。是盖因成周封建政体之坏颓，唤起各人思想界之自由，洵可谓之为希世之壮观也！

老庄之说通行于两汉，至魏晋而大盛，其弊流于清谈，以任放旷达自喜，或作为神仙说，经六朝至唐时复大盛，至追谥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然而当汉之末也，佛教侵入，经三国至六朝之际，至于梁而最盛。其势力之伟大渐驾儒道而上之。入隋，遂有唱三教一致论者。其后复大盛于唐，经宋元明至今焉。

儒教因汉武帝之奖励，出董仲舒，而继先秦之思潮，回复秦火之厄。至西汉之末有扬雄者，合儒与道，立一家言。六朝之际，儒为佛老所抑。至隋有王通，用之作策论。有唐一代，唯韩愈一人维持之。经五代至宋，复勃然而兴，几有凌先秦儒家而上之之势。即北宋时二程子唱“性命穷理”说，南宋时经朱子手而大成，作“理气”论。同时有陆象山之“心即理”说。入明，而为王阳明之“知行合一”说。其后至国朝，考证学大行。故中国亘古今而有最大势力者，实为儒教。国家亦历代采用之。何则？儒教贵实践躬行，而以养成完全之道德政治家为目的，而有为之人才亦皆笼罩于此中故也。

孔子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者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其圆满之德如春，深渊之智如海。又多才艺，至其感化力之伟大，人格之完全，古今东西，未见其比。其说主好古、实践，故欲研究之者，当先研究夫子所研究之《诗》、《书》、《易》、《礼》等古书，及夫子之遗书《大学》、《论语》、《孝经》，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书等，以考察其说。夫子晚年所最研钻者为《易》，读之“韦编三绝”。虽有谓《易·十翼》非孔子之作者，然余欲述孔子之形而上学，姑引用而论断之。

第一章 天道及天命

儒家“天道”、“天命”之天之观念，其意义有数种，今分之为有形之天、无象之天二者，更分无象之天（为）主宰之天、自然之理法、宇宙之本原及命四者。“天道”云者，乃自然理法宇宙本原之活泼流行之原动力也；“命”者，则其实现以分诸人者也。

第一节 有形之天

苍苍者天，茫茫者天，悠悠者天，无涯无际，日月星辰森然罗列，以运行焉，以代谢焉。岳岳者地，漠漠者地，草木繁荣，禽兽滋殖，其广也载华岳而不重，其厚也振河海而不泄。天地上下之间，风霜雨露，一阴一阳以为消长，一寒